眼下的“售房经”

尹卫国

某去一家楼盘看样，售楼小姐笑容可掬地说：『我们这儿的楼盘环境不好，交通不便，房子质量也很一般，您去别处看看吧。』张先生百思不得其解，前几年开盘，开发商争先恐后用汽车把顾客接去看房，那些广告把楼盘夸成了一朵花，可如今咋自贬起来？

原来，老板给了售楼小姐『秘诀』：先把客人劝走，这叫『欲擒故纵』。今天劝走，明天劝走，后天再劝走，再突然『开放』接受登记，于是乎就形成了眼下许多城市出现的一大『景观』——排队买房。『推客术』其实就是『擒客术』！在房价一路『高歌猛进』，几乎一天一价的今日，开发商捂楼不卖，意味着楼盘升值，意味着房地产暴利又多了一层『金』。这『售房经』，实乃畸形房市滋生的『怪胎』。

商品房变成了『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令人匪夷所思。在我的印象中，排队购物是计划经济时期的特有现象，当今买什么东西需要排队呢？大概只剩下买楼了。商品房作为最昂贵的家庭消费品，变得如此炙手可热，显然是不正常、非理性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把人们的买房愿望刺激得如同火山暴发？笔者以为，诱导因素主要有二：一是诸多原因（包括开发商故意『炒作』）造成的持续看涨的房价让公众非常担心，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贸然加入抢购大军；二是不少人把购房作为投资的最佳选择，加重了房市的『火药味』。

旨在牟利的『售房经』的出现，固然是开发商的一种算计，但它正是利用了全民的购房热情。楼市『高烧』不退，促使房价不断地往上蹿。而一旦『泡沫』破灭，那些赚得盆满钵满的房产老闆早就溜了，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消费者。如果大家能够理智一点，就可以避免遭受算计，也不至于成为房价暴涨的『帮凶』。希望有关当局拿出有的放矢的措施，切实加强调控，为老百姓做主。

灯花

拉萨少女

王宗仁

此刻，我和一位藏族朋友坐在拉萨八廓街繁华地段这个叫玛吉阿米的小餐馆里，一边品尝着味道纯正的藏式小吃酥油茶，一边隔窗眺望石砌斜街上潮涌浪卷的人流。一个意外发现使我惊诧不已：那些穿着五颜六色藏袍、头戴藏式礼帽的男男女女，竟然大多数是进藏旅游的汉人。他们背着日光城明丽的阳光快活流畅地走在世界屋脊上这个高城里，尤其是那些年轻端庄的汉家女性，一件藏袍在身，手撑遮阳伞，绝对地别致、雅丽。那随着走路节奏不时亮起的高跟鞋底，更增添了她们独特的风韵。

藏族朋友说，到了拉萨，你千万别衣帽取人，那样你免不了会认错人。不过，汉族老大哥穿戴我们藏胞的服装，这是近年来拉萨街头的一道新风景。

我和朋友正兴致浓浓地笑谈着，一声清脆爽亮的呼叫递了过来：“二位先生，刚出锅的手抓羊肉上席了！”随即一位长得很靓的身着藏族服装的少女来到我们面前，一盆冒着腾腾热气的羊肉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放在了餐桌上。那少女满脸挂着甜笑，她不仅眉儿眼儿笑，还似乎用额头微笑，用肩胛微笑，甚至双手都在笑，她说藏语的韵律纯正而清脆，充满春的气息。姑娘又说：

“西藏高原到处都是宝，要说最好的还数藏红花和虫草，羊肉更是宝中宝。你们来到拉萨一顿饭不吃三斤手抓羊肉是要后悔一辈子的。”

香味飞溢的羊肉已经把我的鼻腔扑得痒痒的酥甜了。朋友的胃口显然也被姑娘的妙语馋得六神无主，他对我说，咱们赶紧开吃吧！

我俩吃得满嘴留香。这时藏家少女又给我们送来了啤酒，我便追根刨底地向她提出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告诉我，西藏的羊肉为什么这么香？

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我：“我们的羊吃的是冬虫夏草，喝的是矿泉水，拉的是六味地黄丸，尿的是太太口服液。你说它的肉能不香吗？”她的话语里充满着作为一个西藏人的自豪感。我说，你讲得好，讲得妙，真棒！

少女的话好像还没说完，接着她告诉我，你再看看你手中的拉萨牌啤酒，西藏人还给它取了另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神仙不落地。

“神仙不落地？哪路神仙？为什么不落地？”

她给我做了解释。拉萨啤酒是西藏的第一代啤酒，也是到目前为止西藏唯一的啤酒。它的原料是西藏的青稞和没有任何污染的雪山泉水。味道纯正、爽口、绵长。在拉萨、日喀则等城市，卖家一般不把啤酒装进瓶子，而是盛在一个大桶里，喝时启动开关直接流入杯中。这就叫不落地。至于神仙嘛，那是一种喝酒的感觉，你们喝一喝就体会到了。酒液酒味渗入你的体内各个细胞，酥酥柔柔，半醒半醉，你似乎变成春风在林中穿行，变成阳光在雪山闪耀，变成小鸟在云里飞翔。这还不是神仙的感觉吗？

酒足饭饱，告辞。少女送客到门口。我回头看时，惊异，噫！她怎么变成了汉族姑娘，潇洒的披肩发，方格碎花底衬衫。只是那笑容依然纯甜。

藏族朋友大笑：衣帽取人，你认错人了吧！她是从西安来拉萨打工的大学生。

我融入八廓街花花绿绿的人流里。回想着那肉那酒，还有那位少女，满足和向往都很幸福。

花间舞

林黄鹂

如果老车变成了一只蜂，那么，一众大小蜂等便铁定要管这本《茶饭思》叫“花间舞”了。对人来说，是朝朝暮暮，一茶一饭；在蜂而言，就是东家扑几颗蕊，西家啜两口蜜。同样是口腹之欲，老车却把日常的茶饭撇去浊沫，弹指间生了清光。读罢掩卷，再痴蠢的口舌也可以蜂一般轻轻软软，在风尘里舞蹈。

老车的确像蜂。文行之处，不大讲定规，不像平常散文的表达，而是飞、转，然后腾挪，再就是跳跃，轻灵而妙趣横生。譬如，说到赵州的雪花梨，他便要说这名字像是上坟的小寡妇，越穿白，越妖艳；把岩茶和碧螺春放在一起，他便要说就像老黑的花脸搂住嫩绿的花旦睡觉。《茶饭思》里，意象大多顽皮清新，像春天浮在水面上小片的菱叶，风吹过来，这里伏下去，那里就探出头来。而老车这只蜂，在菱田里细腰款款地一摆，就带上了菱叶的香气。那香气似聚还散、文章的意思满塘里面摇动。

我总是疑心老车不太能做一个散文家，那种端正质朴或者熟滑流利的散文家。老车更像诗人，他原本就是诗人，或者也不是什么诗人，干脆就是一只蜂。

当然，柔软翻动的舞步里，再妙的绿蜂也总会偶尔踏错两拍。比如那一段“哈密瓜是最像秋天的水果，椭圆、饱满、浑厚，一刀切下去，‘砰’地一声，就像秋天，就像立秋这一天‘砰’地一声，说来就来”，我觉得这文字又甜蜜又圆满，宽厚扎实，新疆的朋友却说，给哈密瓜吃一刀，它绝对不会“砰”地一声，因此大不贴切。在《福州会馆》一文里，我被荔枝肉暗暗的甜酸逗引得乡思如缕，却清楚地知道，所谓“福建人每菜必放糖，且爱用虾油”的说法很是不确。每菜必糖、爱用虾油鱼露者，那是福州人，并非全体福建人。八闽气候不同，闽西北之人多嗜辣，闽东南则偏于清淡，口味各异。再有就是“十三年的铁观音”，放了十三年，一身老旧了的春光，可不就是把青衣放成老旦了么？铁观音也是喝新的好。对了，如果老车品茶时的心境真像黑松的茶色，又沉郁又静穆，那我也可以把铁观音想象成老普洱，普洱倒是陈的好。

所以我说老车是蜂，常在花间跳舞。有时舞步一滑，心神也乱，就舞进花影里了。然而，就算花非花吧，且舞，莫停住。

夜光杯

松蕈油

海若

此番游常熟，导游介绍说，常熟的早餐最有特色。果不其然，我们被领进的那家早餐店里，光浇头面就有不下二十个品种。我点了一份蕈油面，这种用松蕈油做浇头的面还是在我小时候吃过的，不知常熟的蕈油面和我小时候吃的是否一样？

还是在40年前，每到春秋季的雨后，南京街巷菜场前的自由市场里常能看到一两个提着竹篮卖松蕈的农家妇女。这些野松蕈都来自紫金山的松树林里，春秋季的雨后长得特别旺。外婆见到这种新鲜的野松蕈，总是要买上一些，用家乡宜兴的做法做成松蕈油，给全家人做面条的浇头或是留着做炖豆腐，口味鲜美至极！

松蕈油的熬制并不复杂。半斤左右的松蕈用300克酱油，40克植物油和少量的葱姜八角白糖。先是用葱姜八角白糖放在锅里干焙，焙出香味后，倒上酱油和少量的水煮沸，再用小火收去一些水分，用漏勺过滤掉料渣后，熬过的酱油放在一只碗里备用；而后，再将植物油倒进锅里烧热，把松蕈下入油锅翻炒，再将熬制过的酱油倒入锅里熬煮，煮至液体浓稠时就可以了。

外婆总在松蕈油冷却后，把它倒入一只广口瓶中备用，松蕈油表层有厚厚的一层油封住，所以不容易坏，能吃到入夏前。

蕈油面端上来，果然是真正的松蕈油做浇头的面，那蕈菇有一种发酥的口感，还有一种特有的松香味，面汤的鲜美来自松蕈本身含有的丰富的植物蛋白，而不是靠味精。我一口气将那一碗面连汤带水地下了肚。据介绍，常熟的虞山松蕈油，也是常熟的特产，至于南京，现在的农贸市场里，紫金山的松蕈早已绝迹。为了解馋，回南京后，我用口感类似的茶树菇熬制了一瓶茶菇油，味道也不错。

今宵灯谜

胡文明

无意插柳柳成荫

（流行歌曲）

昨日谜面：《潞安州》

（二字银行用语）

谜底：登折（注：京剧《潞安州》演宋将陆登抗金就义事。登，指“陆登”；折，作死亡解，如“夭折”之折）

列车上的折叠椅

许明远

细节

乘火车时，坐在卧铺车厢过道旁的折叠椅上欣赏窗外沿途美丽的风光，听着广播里播放的抒情音乐，是件非常惬意的事情。突然，身后“砰”的一声，回头一看，原来是坐在后面的人突然站起来，折叠椅猛地弹了回去。这样的事情经常出现，不时“砰”的一声，让你刚刚放松的心情又突然收紧。

我们坐在折叠椅上，起身时，是不是可以不用那么急，用手轻轻地把坐垫挡一下，让它慢慢地弹回去，不是很好吗？有一些列车上的折叠椅就设计得很好，当人起身时，坐垫并不是猛地弹回去，而是慢慢地自动收起来，既安全又没有一点噪音。

日本的乌鸦

周启成

我已经多年没见过乌鸦了，可是我近年两次去日本，却在异国他乡见到久违的乌鸦。

初次到东京，主人安排我住在东京大学的山上会馆。山上会馆坐落在一座小山上，俯临小河，四周花木环绕。我才放下旅行箱，拉开窗户，就和窗外松枝上蹲着的一只乌鸦打了个照面。乍一见面，吃了一惊。这只乌鸦怎么比我过去见过的中国乌鸦大好多呀！它又肥又壮，羽毛油光水亮，叫声虽然不改，但洪亮许多，与我对视，毫不惊慌。我不由自语：“才来就遇上乌鸦，晦气！”

走出会馆的大门，在东大校园内闲步了一回。看到校园内既有一些建于上世纪初的古建筑，也有许多现代化的高楼，这其间保留有不少古树。我发现树上的乌鸦实在不少，只只其大如鸡，从容地飞来飞去，喧闹不息，而其他好看点或叫声好听点的鸟儿，倒见不着。这才明白，这是东京一景，到了此地，不见到这些“地头蛇”是不可能的，谈不上什么晦气不晦气的问题。真不知道它们靠什么本领把自己养得这么肥壮？这时接待我的东大池田教授来了，我问他：“这么多乌鸦，你们日本人是不是喜欢乌鸦呀？”

“不，不，”池田教授笑着连忙否认。

路过著名的上野公园，只见公园的喷水池边，有一大群鸽子，时飞时落，时聚时分，和我国公园的景色差不多。这时陪同我的曹博士对我说：“您有没有注意到，鸽群里都是灰鸽子，没有白鸽。”我注意观察了一会儿，发现果然如他所说。我困惑地看着曹博士。他笑着说：“这都是乌鸦干的。灰鸽子被认为是同类，所以保存下来，而白鸽就被乌鸦消灭了！”

我后来了解到，日本人对于野生鸟类比较注意保护，极少有人去伤害它们。到东京附近的横滨去，走在海边，大群海鸥毫无忌惮地就在人群头上鸣叫着飞旋，等待游客抛食，令我立时想到古人喂海鸥与之结“鸥盟”的典故。可是人们虽然不去伤害鸟类，鸟类世界生存竞争的规律依然存在，而且激烈，乌鸦大约倚仗它们的结群和蛮横，逐渐排斥其他鸟类，终于独霸一方了。

后来，我想起鲁迅在小说中用“匹”这个量词来说乌鸦，思忖大约他想到的不是绍兴城里所见到的，而是日本的乌鸦吧？

感慨

戴继斌

七夕会 时尚感觉

令男人尴尬的夏日时尚

丁运时

夏日来临，饱受酷暑煎熬的都市人着装，在追求清凉与维护个人形象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然而，关于时尚，往往是“男女大不同”——一方面是女人的裙子越来越短，性感十足；另一方面却是男士们日趋保守，裹得严严实实，“全副武装”方敢出门，否则就会被斥为“衣冠不整”。

时尚是个朝令夕改、翻云覆雨的“怪物”，毫无道理可言，教人啼笑皆非、无可奈何，却又不得不屈服。早些年，作为一个男人，我活得豪迈而洒脱，短裤背心拖鞋便是夏日的标准装束；更有甚者，赤膊上阵，招摇过市，顶多在脖子上围条小毛巾揩汗，公然展示着强健的体魄。燠热的黄昏，街头偶尔会出现我与一帮“玩水”归来的男士们，清一色小得如红领巾般红三角裤，虽然会招致“不文明”的非议，但鉴于“六月无君子”的古训，倒也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相比较而言，女人的裙子则一般较长，式样老实，稍有出格就会被目为“异端”。

但不知从何时开始，时尚的风水轮流转，男人越来越“温良恭俭让”，上街穿短裤拖鞋的男人几乎绝迹，全换成了布料或厚或薄却均长及脚踝的长裤，还扣着严谨的皮带；脚下蹬厚厚的皮鞋，或者顶多是钻了几个眼号称为“皮凉鞋”的改良品种；赤脚自然极不雅观，必得用袜子包起来才妥当；只有上身，还不至于一定苛求长袖，短衬衣或T恤即可，至于背心则绝对禁止，较为小资的家伙，还要戴一条领带，好像非如此不能表现绅士风度。重要人物出席重大活动西装革履，白领阶层衣冠楚楚，但此种精英男人出入有车，无时无刻不在空调房中，如我等一般男士，出门得挤公交，常常在太阳底下暴晒，捂出一身臭汗，偏偏要整整齐齐、一丝不苟，又是何苦来哉？但抱怨归抱怨，谁也未敢免俗，这就是时尚的力量吧！

其实从“西装短裤”的兴起与沦落的演进过程中，大概可以略窥时尚潮流的奥秘。还在几年前，西装短裤乃男士经典服饰，我就很爱穿，因为它比长裤凉快，比大裤衩显得正规，颇合国人的“中庸之道”，故老少咸宜，一度成了男士夏日的首选。但不知怎的就成为了明日黄花，眼见着穿的人越来越少，终至于无，最后谁也不敢特立独行再穿着它出门。可见，人们天然地畏惧时尚潮流，极端害怕坠入老土落伍的境地，并且相互影响，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当然，除了从众般的自律，社会习惯和规范也强化了时尚，比如一个妙龄女子身着吊带背心、脚蹬拖鞋，可以自由自在地出入任何场所，但一个穿背心拖鞋的男士，却肯定会被娱乐场所或者商场的保安以“衣冠不整”拒之门外。当时尚变成了这样子，我们男人纵然尴尬也必须忍耐。